

绚烂而深沉的生命之歌

——感悟胡霞的水墨世界

艺术人生 □盛儒 一鸣



笔墨负担太沉重,过多地沉缅于技术层面一枝一叶的技巧而忽视作者主观个性思想的开掘。因此,她跳出传统,大胆创新,成竹在胸,尽情挥洒。如,她画荷叶,充分发挥了用笔的情势,抛开前人画荷叶以墨为主的方法,而是用点、线结合的方法取势造景,突出“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在用笔的

提拔、转折中,将自己的性情和福音自然地带入其中。“荒寒一点香,足以酬天地”。虚实相生的画面,尽可以给人留下联想的余地。再如,胡霞的牡丹,似断似连,松快、洒脱的线条组成的牡丹花和厚重率性的叶子之间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力,让人仿佛聆听到花的低喃、叶的高亢,“不需千万朵,一朵足春风”。尽量地体现出“以一当十”的用心所在,气旺神畅,笔墨华滋,浑然天成,墨汁淋漓,扑面而来的磅礴气势,使你只会想到青藤的“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的题画句。清新明快的视觉和天然生趣的画面意境共同营造出写意牡丹画一派新气象,在我们印象中,胡霞的牡丹应是“庐州第一牡丹”。

还要提一下胡霞画竹,她是在崇高思想境界中画竹的,她笔下的风竹、雨竹、雪中竹、新篁、残竹,皆有其气韵,有其灵魂、有其品格。她利用疏密、聚散、浓淡等因素进行笔墨的整体设计,使画面开朗明快,节奏力强,加强了形式感,大气而高古。她的墨竹和朱砂竹傲然挺立,不惧风雪,风神别具,用笔撇写竹叶,以墨韵表现出翠竹的形影风姿郁郁生机,寄写出胡霞本人劲节高雅、傲霜凌寒的坚贞性情;她画的兰,常把作为辅助的石块画得磊落、苍劲、灵透,并注意石头外轮廓的处理。草草数笔,不求甚工,只重意趣,求气韵。正如俗语所说:“画兰如画美人态”,她笔下的兰纤细、舒展、摇曳、淡雅,一派清婉柔和,美不胜收。

面对胡霞女士的一系列写意花鸟

画,我久久揣摩:花、树、叶、枝、根、茎、藤、萝,密不透风中交待得笔笔到位,清新、明快、准确、扎实的功力,隐隐传达出大自然的亲情。颇为难得的是,在画家创造的花草绿野中,那可爱的动物特别引人注目,大树上攀摘秋果的猿猴,池塘中戏水的水牛,枝头鸣叫的小鸟,嗷嗷呼叫的小猪,威武雄壮的虎,自由游弋的鱼,四处觅食的雏鸡……都成了胡霞画幅中的主角,很是逗人喜欢。在胡霞的笔下,动物与它生存环境的和谐达到极致——这正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基础。胡霞满怀深情地为之欢呼,为之赞颂。

胡霞的动物画,意境美,造型美,这来自画家的艺术素养和对大自然的情感,也来自其扎实的基本功,千姿百态的动物,造型难度大。画家有敏锐的观察方法,去洞察生活的五禽六兽,捕捉每一个细节,哪怕一瞬间的摆动、扭动和转动,都定格在胡霞的眼中。我们尤为欣赏胡霞笔下的牛,或奔放剽悍,或平和驯顺,动静中透发出一种灵性。画家对牛的表现,不仅仅在追求牛的形体的准确、协调,而是更多地传达出一种力和美。她的一些牛,用笔凝练有力,不靠线条勾勒,而大胆地运用厚重、干净的墨块,表现出这些生灵有动感的瞬间,读之品之,如闻其鼻息,如见蹄生风,实在到了无声的神韵世界;又如她的《虎》,威武勇猛,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凌厉之气,不落张善子画虎的俗套,也不落冯大中画虎纤毛毕现那种工笔写实式窠臼。写意性强更具神采,更现写意画风,胡霞的《牛》和《虎》当属她的写意画两张叫得响的名片。

在欣赏胡霞的彩墨花卉(包括动物人物)画之后的沉醉中,我们想到,她的绘画在境界的高格下洋溢着自身的情韵。她描绘的花卉,不离开传统,笔墨味浓,笔法线条,横竖点画擦撇,浓淡墨色变化,笔笔有出处,有严谨的规则。但构思章法灵活大气,动态摇曳多姿,点染如满天繁星,有时尽情恣意挥洒,几乎到了忘我赋形的程度。她画的是花卉,承载着她的是精神理想或一种诉求,通过这载体去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力量。

年逾花甲之年的胡霞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以一位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人格、精神境界和追求,为我们欢快地唱出一首首绚烂而深沉的生命之歌。

和亲人好好说话

青萍絮语 □孙邦明

自卑、拒绝沟通等等,甚至失去生活、工作信心也不是危言耸听。换位思考,如果亲人逞一时之快,或误伤,或不经意伤害的话,也会刺疼了你,伤害了你对他的信任和感情。日积月累,积起来的矛盾,必然是争吵,甚至是对立,老死不相往来。

吾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世的农村父母,像周家父母一样没文化,老实巴交,身教重于言教,善良忠厚传家风,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本分善良,但也遗传了急性子,说话心直口快的不良方式。与同事、与朋友,尚且知晓克制,顾及别人感受,做到换位思考,谨言慎行,生怕伤害他人的友谊与情感。然对待亲人随意,不注意方式方法,唯有自我,一说了之,似乎不像是在沟通,而是在作报告下命令。如此沟通,自然是亲情受伤,事倍功半,后患无穷。

半百之年,愈加感动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无论是聊家常话亲情,亦或是探讨事情解决问题,起码的尊重、换位的思考、恰当的表达,不仅传达的效果更佳,还能进一步地增进情感,融洽关系。人常说,人与人相逢即是缘,何况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更应从内心尊重他们,待他们如自己,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我想,亲人间关系自然就能做到常处常亲,其乐融融。

宗春秋

职工 韦开龙中国书协会员

传统的文人水墨从艺术家表现的角度去分析,有两个侧重点:侧重于“思”和侧重于“兴”,或者说侧重于理性和侧重于感性。水墨艺术,其工具材料所具有的特点和创作过程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和不确定性,充满了感情色彩,但又离不开理性的驾驭。思和兴、理和趣结合的“度”决定了水墨画家各自创作的艺术面貌。

胡霞女士是富有理性精神的艺术家,也是当代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写意花鸟画坛中引人注目的实力派画家。她自七岁学书,所以后来的花鸟画不时以书绘画,别具风采。她的用笔用墨不乏感情色彩,反映了她在观察、体会和创作过程中涌动的内心激情。她善于把这种激情纳入理性的构架之中,画面上凸显的是带有构成性的布局,是结构美,而这种结构美感与笔墨情趣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胡霞女士的写意花鸟画面前,感觉到一个严谨秩序与即兴、灵动的高度统一。荷花、葡萄、墨竹、紫藤、牡丹、寿桃、梅花、水仙、菊花、芭蕉,以及牧童、村女、嬉戏儿童等,信笔拈来,亦趣亦雅。她的写意花鸟,色彩典雅艳丽,构图简洁,立意清新,题材多样,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画,少了传统花鸟画构图过于呆板一律,一代一代墨守规矩方圆的旧味。

一幅书画作品传达的艺术境界,是由作者的学识修养、精神气格、笔力功力及其审美趣味等多种因素构成的。艺术个性即人性的表现。胡霞的彩墨花卉的追求就是这样。她十分明白,中国传统花鸟(卉)画法沿袭了1000多年,背负的

虎年开春,《人世间》无疑是最火爆最具烟火气的国产年代大剧了。暖心的旧时光,满满的正能量,回味与嚼劲十足,自然好评如潮,强势出圈了。接地气的烟火生活、碎碎念的伦理亲情、不同阶层的人性善恶、变幻的时代背景等,亮点多多,观众们观感丰满,观后感慨多多。

居于社会的底层,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五口,因时代因素,聚少离多,命运多舛。善良忠厚的周家父母,秉承良好家风,含辛茹苦,教子有方。上山下乡的哥哥和姐姐,抓住恢复高考,改变了命运,双双考上北大,给周父周母挣面“养心智”;唯有小学文化水平“养口体”的弟弟周秉昆,陪伴母亲守护着岁月的碎碎念念,显得没有多大的出息。难得的全家团聚,周家父母带着孩子们,挨家挨户给“光字片”的乡亲们拜年,邻居们纷纷夸赞哥哥姐姐有出息,让走在身旁的周秉昆情何以堪,心理落差和受伤程度触及到他内心的起碼自尊。送别父亲时,火车站上父亲的话:“哥哥姐姐每次考试第一,你总是在班级倒数”,让周秉昆恨记父亲多年,此后家中什么事情也不再和远在“三线”的父亲写信报告了。父子俩因没有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说话,一时沟通上的误会,造成了周秉昆内心上的隔阂,伤害是巨大的。

电视剧如此,现实生活亦常有此类现象。我们总是惯性思维地以为:对别人说话客气慎重,三思而后言,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修养。而唯独对身边亲人却常有所忽视,用不着在意用心。即使说错了话,说狠话了,亲人会想当然地原谅和宽容你。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剧中周父的话对儿子的内心挫伤是巨大的,导致郁闷、

张成林/摄

他的初心揭开凌家滩遗址面纱

访凌家滩遗址发现者万传仓

石头扔到一边,把玉器装进兜里。

我一看这两块石头,感觉不同寻常,瞬间震撼了:这是文物!我和外侄迅速赶到墓坑,将这样的石头全部拣挑回来,心里想尽快上交国家……”

原来,这一带俚语:“先有凌家滩,后有运漕镇。”运漕号称千年古镇,却是凌家滩后生。凌家滩很久之前就是一个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都市。万传仓祖辈是开澡堂的,即街东原有名号“万氏浴室”。到了万传仓父辈,改行做了炕坊(焐坊)。万传仓跟着父亲学手艺,20岁便成了炕坊活计的好手。

后来,万传仓承租大队炕坊,经营了20多年,为推销苗禽,跑遍全国一些大中城市。他爱好游览名胜古迹,对反映上下5000年中华文明的远古文物情有独钟。

凌家滩发现了文物,别人信吗?令人难以置信,万传仓经历了费时周半年载的上交文物历程。

万传仓听说放映电影的李玉和是文化站的人,就去找他报告此事。李玉和来到万传仓家,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半信半疑。第二年春上,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暨党员训练班会议”在桑元大队礼堂召开。万传仓(正式党员)、吴翠兰(预备党员)夫妇与会期间,在一天的午餐时,再次和李玉和讲起了这些挖出来的东西,请他立即向上级报告。两个多月后,含山县文物所来人,与万传仓和大队领导一起从傅明舜等十名抬重人员家中,把所挖出来的30多件玉器全部收集起来。文物所人员把收集的玉器编了号码,用相机拍了照片,最后暂存在万传仓家中。

过了一段时间却杳无音信。上交文物初心无悔的万传仓,觉得这些宝贝长期存放在家里不妥,便用化肥袋把这些文物装好,背着文物走进含山县文物所,要求上交。但文物所的同志说,这样做不合程序,不能接收。万传仓无奈,只好把文物背回,天天盼着上交。又过了3个月,县文物所终于来人,把这些文物取走。交付文物时,万传仓获得300元奖金,并写下一张收据。

万传仓先生淡定从容、波澜不惊的陈述,令我领悟朴实纯净的凌家滩民俗民风……

随着万传仓先生了却一片初心,凌家滩遗址继而被组织发掘,揭开神秘面纱,入选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驰名中外。如今,凌家滩遗址又当仁不让,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正是:

卞和献玉冠痴迷,今有传人亦步趋。国宝初心慧眼识,揭开面纱著传奇。

蹲踞玉人

心香一瓣 □方克逸

2021年10月18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正式对外发布。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成为安徽省唯一入选的项目。我不禁想到要

为凌家滩遗址发现者万传仓先生记上一笔。正是他的初心弥坚,揭开了凌家滩遗址的神秘面纱。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长岗行政村凌家滩自然村,南临裕溪河,北枕太湖山,距今5800~5300年,总面积达220万平方米,由中心聚落及附近6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12处相关遗址组成,是长江中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势分层次建筑的聚落遗址。

如此大名鼎鼎凌家滩,与我旧曾相识。1970年代初期,我父母居住运漕镇,而我工作在东关陶瓷厂。这样,我每周徒步往返东关运漕一次。而凌家滩,恰居东关至运漕的中间,需摆渡过河。那时候,为了赶在早上班时间到达生产岗位,我常连夜从运漕动身,夜渡凌家滩。赶到凌家滩村河边,多半午夜时分。“过河噢——摆渡噢!”当年呼唤,至今萦耳……

随着凌家滩声名鹊起,我曾返凌家滩,欲探发现凌家滩遗址究竟,直到三访凌家滩,于2021年8月8日如愿见到凌家滩遗址发现者万传仓先生。

眼中的万先生是一位沉稳精明中年人,比我大上一岁,属龙。万先生侃侃而谈,讲起发现凌家滩遗址的前前后后:

“1985年12月1日上半夜,我母亲得了严重的脑溢血病,经医生抢救无效而去世,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时还没实行火葬,为做好老母亲后事,让她入土为安,村邻傅明舜(队长)等十人帮忙,承担抬重任务(掘墓安葬)。第二天早晨,我与抬重人员一同上山岗选墓地,选中凌家滩高坡地墓地的龟塘。选好墓地后,抬重人员挖掘墓坑,我回家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大约墓坑快要挖好的时候,我外侄傅求静从墓坑处拣到两块石头,跑回来对我说:‘大舅,墓坑里挖出了不少的像是玉器,还有不少像这样的石头,抬重(掘墓)人把这些